

序二

讓酷兒創造的神學

游靜

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
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址、密西根大學等

聖奧紐菲斯 (St. Onouphrios)，我來到土耳其，在這十一世紀的山洞基督教教堂內，遇上你。

跟你身旁穿著整齊的聖湯馬士與聖巴修不一樣，你幾乎全裸，只在下體前圍一塊襦布。長長白白的鬍子，圓潤的雙乳，修長的雙腿。雖然你大半生隱居荒漠，但在這土地上的人民，兩千年來一直傳說，你原是貴族的女兒，由於美色不可方物，招來了各式最有權有勢的人來求親。你的父母要把你嫁給最富貴的。就在婚嫁前，你向神的禱告應驗了。你長出了鬍子，把準新郎嚇跑。從此你不男不女，亦男亦女。你把女子的服飾燒掉，以毛髮蔽體，接待找上門來、向你求助的年輕男子慕道者。他充滿困惑，信守貞潔，你就恢復女兒身，讓他透過經歷性欲的快慰，學習謙卑與救贖。翌日年青人羞

愧得終日靜坐，祈求神的寬恕。這一夜，祢卻把他變成女子，年輕人以為他被懲罰了，但祢和顏善目提醒他，神已把他憂傷的源頭除去。臨走前祢說：「我還有最後一件要讓你看的蹟。」祢牽起鬍子，展示漂亮雄渾的雙乳。「你都明白了嗎？」祢說。

性自古是多少生理男焦慮與緊張的主源。女性受壓迫因為她象徵「性」，提醒男性性的要求與壓力。酷兒受壓迫因為我們象徵性的多元與歡愉，挑戰單偶核心家庭對性的壟斷，拆解性與生育的被捆綁，於是也鬆動生理男作為壟斷生育即社會最高權力的迷思。奧紐菲斯，祢身為曾經在當地家傳戶曉的跨性別、間性聖者，成為世世代代反抗權貴與婚姻，挑戰宗教禁欲、男尊女卑價值觀的典範，教導我們憂傷並非來自性，而是來自不能正視自身的性。學習謙卑與救贖，從學習自己的身體與自己的性開始。如果當男帶來不快，何妨當女？更何況在男與女之間，還有千萬種在演化中的性別，正如祢酷似觀音一般的雌雄同體。祢向我們揭示，神的話語超越聖經，因為道成肉身，我們每個人的身體，都是靈性與喜樂的龐大泉源。每一個獨特的身體都是神蹟。無懼主流成功神學對大部分人的否定，不斷出櫃成各種不雅、弱勢者，因為只有接近不雅與弱勢，才能接近神。基督不但住在我們中間，也住在我們裡面。酷兒，就是一個尋求自身道德的位置。

與你我同行的奧紐菲斯身體變化萬千，酷兒神學提醒我們神學的多元與無盡。謙卑不同自卑自恨，來自同一教義源頭，與新教信奉同一位神的東正教 (Eastern Orthodox Church)、猶太教與伊斯蘭

教皆不認為人有「原罪」且不能洗滌。重新經歷無疚無羞，回到身體的喜悅，享受性的多元與無盡，學習酷兒勇敢的不斷創造與批判的詰問，好讓神學這龐大的精神及思想資源，回到我們中間。